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 周原抒情散曲

◎徐岳



徐岳：岐山县蒲村镇人，曾任《延河》主编。已出版200多万字作品，个人集子13种。在北京、上海、新疆和浙江等地获文学奖共20次。

### 牦牛尾旗竖两旁

周原的悠久，使我迈步格外高远，一步就能跨越百年。谁不称故乡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我用脚步亲近周原的山山水水。我知道，周原最早因黄帝封周昌（大将）于此，后又因周人在此聚居而得名。我站在周原的岐阳地面，面对北方那双峰对峙、高耸入云的箭括岭望啊望啊，心里说，这就是我的岐山！周原就像巨手，把它捧得高高的。我猛然发现那暗蓝色双峰构成的凹形豁口里，亮出了影影绰绰一大队人马，旗杆上还挂着什么，从缥缈缥缈的蓝雾中走来，又如海市蜃楼般美丽！啊，那是夏风送来的梦！近了，更近了！噢，旗杆上挂的什么？是随风摆动的牦牛尾。噢，以壮军威的牦牛尾！牛也是他们那时农业的命脉啊。旗是什么颜色？噢，应该是红色！因为周人崇拜红色，商人崇尚白色。《诗经·出车》里就有这样的句子：“我出我车”“建彼旒矣”，即驾起战车套上马，牦牛尾旗竖两旁，不就是以壮军威么？领头的是位高高大大的汉子。他使我想起《诗经》里的美男词语：硕人倬倬（高大魁梧），美目清兮；岂不服马？不如叔也。洵（诚实）美且武！这不就是我们的古公亶父吗？我一下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气场包围了我！我用我能力的极限，在激动中和他深情地对视……古公亶父，你这个名字，就像一部史诗。我听说，当时姓氏还没有兴起，在

你的后代中，有一支子孙，为了纪念祖上功绩，就以祖父称号为姓，世代相传姓古，故一辈辈后人尊你为古姓始祖。但是你，依然姓姬，名亶。亶者，守信，宽厚。你的那个“父”字，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但也有人，你那个父字，相当于后世的“国父”，我高兴地默认了。所以，古公亶父，我双眼中映着你的英雄形象，满心窝里升腾着对你的崇敬。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 清早驱马急奔驰

周原大地，今天变得诗意般美丽：野有苦茶，零露漙漙。梧桐生之，绿竹猗猗。黄鸟于飞，其鸣喈喈；仓庚（黄莺）于飞，熠熠其羽；有鹤在林，鱼跃于渊。它们似乎在迎接你——我们的古公亶父的光临，也许这都是上苍在冥冥之中相托。你从古幽地来，要寻找理想中的农耕宝地，要摆脱狄戎侵扰，要发展，要壮大，更要天下。你率姬姓氏族三千乘（据今学者推算约15000人），跋梁山，涉漆沮，来到箭括岭下的周原。《诗经·绵》里记载你清早驱马急奔驰。来到被我家乡世代相传的北山里那个名叫“走马岭”的地方，传说是你拖儿带女走过的中国最古老的神圣之路的遗迹。或许还会有人说，那是我们民族在他幼年时期尝试的一个“小长征”。当我寻到走马岭时，虽然盖不了一蓬葛藤遮盖了路面，但它遮盖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脚步声。我忽然想起儿时的调皮捣蛋，趴在铁路上，耳贴铁轨，不顾危险，好奇地去听火车奔跑的声音。今天，我趴在走马岭上，耳贴着有沙沙粒粒的地面，心跳着捕捉你那人马哩哩啾啾的声音。

### 拔去柞树和榭树

古公亶父一行，从走马岭向东，翻过崇山峻岭，来到掘山沟和重岔沟一带。因为从走马岭起身，一路上险情重重，风餐露宿，其精神如何撼天动地暂且不提，只说这沟狼牙刺灌木丛生，道路不通，他们不得不在这里休整一下……却说那山山沟沟距我老家蒲村镇仅五六里路，大家靠山吃山。不论穷家小富，家家户户都要上山割柴。割柴，又都爱去重岔沟，我也一样。其原因除了路近，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里的硬柴好割。我的家乡把柴分为硬柴和穰柴。硬柴者如木，穰柴者如草。家乡人割柴，谁不想割硬柴？卖也卖得上价，烧也烧个火硬。但那山里，根本没有树木，“狼牙刺”就算最好的硬柴了。它属

灌木，浑身带刺，如狼牙一般尖利，割柴人不好下手。但割重岔沟的狼牙刺却无须太多担心，因为它的刺少而且钝，它的杆粗而且顺，不挂人衣，不扎人手，好割多了。这里的狼牙刺是另外一个新品种吗？我没有考证，但我小时却听村里人说，太王爷（古公亶父）在这里当年感动了上苍。上苍不忍心再看这帮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逃难者雪上加霜，钻灌木丛被划破皮肉，痛苦不堪，就砍掉了那尖利可恶的“狼牙”，使太王爷行路不再那么艰辛。到了我们这些后人，也因此得福，既割得硬柴，又不再受扎手流血之苦。《诗经·绵》里有过这样的记载：“柞棫拔矣，行道兑矣。”即“拔去柞树和榭树（荆棘和有刺的灌木），道路通行无阻”。说的就是重岔沟的事儿。古公亶父就是蒲村人眼里的“太王爷”，当然是上天替他清除路障了。我想，那帮远古的“铁流”，休整之后，更得了天意，顺着岐山山脉继续向东远去。

### 天生高山名岐山

《诗经·天作》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即天生高山名岐山，大王开拓得治理。东西走向的岐山，在周原北边筑起一道遥遥的屏障，使这里有了一个安静、可供发展的大环境。我们的古公亶父，你沿山走到箭括岭，一下看中了山南面无比秀丽的地方，再经占卜，龟板上爆上天天的旨意，《诗经》里记载着：“曰止（止步停下）曰时（立时动工）。”你停下来了……今天，当我走到岐阳西边的京当贺家，寻找你的宫殿遗址，看到地面上那长长的、为防房檐水滴穿地面而铺的一串络络卵石，白花花的！我想起《诗经》里说，你那时召来司空司徒商议，众人在地面上择基修屋筑室，施工现场那“薨薨”“登登”“冯冯”之声是何等的激动人心，震彻了箭括岭上下。土木结构的房屋，比起你在幽地的地穴窑洞文明，则有了质的飞跃。孩子们兴奋得光着脚丫子，一定在那卵石上走过玩过。我弯下腰，摸到的是三千年没有散尽的亲情余温吗？你有了“根据地”，幽和其他地方的自由民，视你为仁人，扶老携幼，出现了纷纷归附你的动人场面。你带领周人历经二十一载艰苦创业，到了初具国家雏形时，你——我们的老祖宗，定国号为“周”。啊，你这么喜欢这个周字！尽管你那么喜欢，但你没有想到，你，就是你，为中华历史这本大厚书揭开

了第一页。如果说第一页是立周，第二页就是灭商，第三页就是建国。我看到从周原发掘的甲骨文里就有连续的两个字：“中国”。这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啊！近年来一直着力于周原考古的北京大学教授雷兴山说，周人灭商后曾迁移大批商遗民来周原居住，在共同生产生活中把周原的都市发展起来，而其规模从全球同期城市来看最大，堪称“世界城市”。

### 箭括岭下三王庙

有了你的恩泽，周原地区的今人按着你的心思，把岐山城北门起名为“怀幽”门。我听过多少今人的名字叫“宗周”“周兴”！如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个“周”字，不知此后的八百年，将会是一副什么模样？再延伸下去，那个“秦”和“汉”还会像今天这样书写吗？在周原人的心里，谁没有深深地刻着两个字：“周原”。我六岁时上学报名，老师问家住哪里，因我的回答中有“周原”二字，赢得了先生的欢心。周原人重视“周原”二字，就是因为你和王季、文王三代在这里励精图治，创造了礼乐文化，使周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推算，你是轩辕黄帝的第三十五代孙，是周祖后稷的第三十二代孙。你在周人发展史上，是一个上承后稷刘公之伟业、下启文王武王之盛世的关键人物。你谢世约在公元前1146年。到了周文王、周武王时尊奉你为周太王。我第一次来你的后代子孙为你在箭括岭下的岐阳地面所修的太王庙赶会，是被祖父背在脊背上来的。我记得进了庙门，拥拥挤挤的大人们用手指指点点，教他们的孩子认识哪个白胡子爷爷是你。趴在祖父脊背上的我，嘴对着祖父的耳朵说，我不磕头了。祖父说，路上说得好好的，咋又变卦了？我说，我嫌人多，怕被挤倒。祖父威严地说，不行！你三岁了，该懂礼了。接着他又向我让步，说不下来也行，那你就趴在爷爷脊背上给太王爷磕个头吧。我依了祖父的话，把头点了三下。当然，我真正能认识你是远见卓识、英勇果敢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那自然只能是后来的事了。我还记得，庙园内外，到处是摆地摊的。祖父给我买了一个纪念品——色彩艳丽的木制“响响”（儿童玩具）。我握在手里，摇着，响着。后来，我才知道了它的内涵。周原人常说：“看你兴得像个响响。”兴者，高兴；兴者，兴起也。（肖像作者 陈亮）

## 冬日已至（外一首）

■若水

心中的花与叶子掉落无所谓  
心中那一个名字，那一张脸  
要戴紧

月朗星稀无所谓  
餐厅里的灯要亮到恰当的氛围  
你给她夹一筷子菜  
她递给你一张餐巾纸  
酒浓酒淡无所谓  
亲人们在一起，脸要红得刚刚好

如果有一把椅子空着  
也默默为那个离去的亲人敬一杯酒吧

久在一起的夫妻  
或许还爱着，一如昨天与以前  
那就说出来吧  
不要害羞，不要怕年老  
如果实在难以启齿  
那就谈谈蔬菜的价格，孩子们的前程  
这也是爱，夹在温暖的亲情里

树木们纷纷卸下了装饰  
露出清朗的模样  
你心里的话，心头的暖，脸上的蓓蕾  
不必再藏着了吧  
——冬日已至

### 被挥霍的天赋犹如泪水

谁会只顾燃烧而不关心  
这个星球上的森林在减少

谁会只顾自己说得畅意，用尽所有词语  
而没想到这世界上的哑巴和受冤屈的人  
也有话要说

谁会被虚荣与爱情遮蔽了双眼  
而忘记了人世间的数不清的冷与痛

被挥霍的天赋犹如泪水  
冲刷不净我们作为一个诗人的  
履历与墓碑

## 冬日笔记（外一首）

■赵小侠

山路缓，长，  
午间的太阳引路，  
青草树脂的芳香做伴，  
即使有声音也是幽境的舒展，  
幻想你在我身后，  
稚子嬉戏或身材挺拔。

今天的我，  
是个满腹思念的母亲。

青山浓绿，苍茫，  
是生生不息的坚韧，  
你的青春你的跋涉你的梦，  
同样寄居在我的心里。

何其有限的一生，  
能给你的爱也有尽日。

把思念藏进夜色，  
不惊扰奔赴黎明的你的脚步。

### 晚熟

假如一生从头来过，  
会踏上别的路途。  
要开花要结果的女子，  
心思终会铆在孩子的成长里。  
周正明媚的模样，  
如同自己再活一次。

终是不可重来的一生，  
却无可怨无可悔。  
偶尔心碎的声音，  
是晚熟  
吹过的风。  
滑过脆响，  
一两声。

西秦诗苑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张晓晔 校对：谢莉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

## 难以忘怀的深情

◎王恭

人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姑母是我们家族父辈兄弟姊妹中唯一健在的老人，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依然精神矍铄，很少有身体不适的症状，这也是我们晚辈最大的幸福。俗话说“舅爱外甥姑疼侄”，姑母对我的疼爱使我更加感受到这句话的贴切生动。每每想起姑母对我关怀备至的深情，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心生暖暖的幸福和感动，亦常常铭记于心。

上世纪80年代初，母亲因患重病不幸去世，那时我才20多岁，对农村过丧事的习俗不怎么懂，都是姑母为我出主意、帮助我操持，叮嘱我怎样接待家门户族、亲戚朋友。姑母家和我家属于一个行政村的两个自然村，相距也就不到一公里路程。母亲去世时正是寒冬季

节，北风凛冽，有时碰到雨雪天气，天寒地冻，每逢母亲过七、周年等忌日，姑母总是不惧严寒、不辞辛劳地提前来我家，帮助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准备过事物料。那时我们老屋住的是土房，长时间不在家，特别是老鼠在房墙打洞，堆积出许多脏土，都是姑母一笼一笼从屋里清理出去，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过事当天，招待亲戚朋友屋里屋外让人感到十分温馨。

母亲三周年后不久，小妹也出嫁了，父亲一个人的吃饭问题成了我最大的心思。好在小妹家和姑母家都离我家很近，经常帮助解决父亲的一日三餐。姑母隔三岔五会做可口的面食、馒头等吃食送给父亲，有时也会来家里给父亲做饭、陪父亲一起吃。姑母

这样照顾父亲，也使我妻子减少了不少后顾之忧，我从内心深处深深地感激姑母。

更让我感动的是，母亲去世后，我们有了孩子，是姑母的关爱让孩子有了亲奶奶的关爱呵护，也让我们对生活动始终充满期盼和信心。我的两个孩子幼小时，姑母眼睛尚好，给两个孩子精心缝制了7岁前能穿的大小不等的棉衣棉裤和棉鞋，使孩子们享受到了姑奶奶暖暖的关爱，得以健康成长。就在前一阵，我抽空专程回老家看望姑母，下午告别时，姑母又从柜子里拿出她给我还没结婚儿子的未来孩子三套棉衣棉裤，让我带

上。老人家慈祥地告诉我：“姑年龄大了，眼睛看不清了，这是姑为你的孙子最后一次缝制衣服了。”姑母的话音刚落，我就和姑母相拥而泣。我哽咽着感谢姑母：“姑姑，我爱您！”

回家的路上，我心感愧疚，姑母对我的深情疼爱和感恩，今生今世都难以报答。

